



# 親人

吳天如等著

群 众 出 版 社

# 亲人

吴天如等著

群众出版社

1961·7

## 內 容 介 紹

在这本书里，收集了十篇有关人民警察的爱民故事。

从这些生动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人民警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經和人民群众結成了多么亲密的关系。他們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保卫者，同时也是最关心、最体贴人民群众的勤务員；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們不怕劳累，不畏艰险，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在他們的行为中閃耀着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光輝，是公安人員和广大青年的好榜样。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总)144(文)92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 1/8

1961年7月第1版 196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7千字 印数 00001—10,200册

定价(4) 0.19元

## 目 录

|                |      |
|----------------|------|
| 抢救生命的战斗 .....  | (1)  |
| 亲 人 .....      | (8)  |
| • 新来的大师傅 ..... | (16) |
| 战斗在山谷里 .....   | (21) |
| 悲欢离合三十年 .....  | (31) |
| 洪水中的列车 .....   | (41) |
| 暴风骤雨的一刻 .....  | (50) |
| 烈火中的勇士 .....   | (58) |
| 虎口救婴儿 .....    | (57) |
| 警民友谊桥 .....    | (61) |

## 搶救生命的战斗

李 遜

一九六〇年八月三日夜，本溪市区大雨如注。

太子河水位猛长。一米、两米……洪水节节吞噬着水位标高的刻度，接近最高警戒线，超过最高警戒线……

一条从北郊流进市区的“后湖河”，拥着巨大的山洪，与太子河的洪峰相会。两峰相撞，发出裂石般的巨响。靠近河岸的大卜街被洪水包围了，全市很多街道进水了。

“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与洪水搏斗！”中共本溪市委发出战斗号召。市公安局孔为中局长向全市公安干警发出紧急命令：立即出动！

一辆红色消防车，向大卜街凌波驶来。汽车越走越吃力，洪水淹没了车轮，淹没了脚踏板，车身挣扎着跳动两下，天火了。

区委赵书记和李区长首先跳下车：“同志们下车，跑步前进。”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抢前一步，大声说道：“李区长；让我到大卜街西头去！”

李区长知道，这是共产党员、区公安分局治安科副

科长陈春贵同志。他熟悉陈春贵的声音，也熟悉陈春贵的一切：像所有贫农出身的孩子一样，陈春贵的童年是在血泪和辛酸中度过的。解放后，他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育下，孜孜上进，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干部。大跃进以来，又連續两年获得区红旗手和市公安系統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你会水嗎？”

“不太会，但是没关系……”陈春贵的請求被批准了。

大卜街西头地势最洼。河水从三面涌来，紧紧包围了这百余戶的居民点。陈春贵拼命地奔跑，他来不及選擇路徑，頂着那股强劲的“支流”，奋力向街心扑去。水，越走越深，被身体抵住的浪头窜起来，冲击着胸脯。水声、雨声、呼救声，交織在一起。“抢救生命！阶级弟兄的生命！”陈春贵心急地想着。

在一块高地上挤滿了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是在洪水将临的时候，由当地民警和公社干部把他們轉移到这里来的。他們家中还有沒被抢救出来的人。陈春贵一出現，便被人們包围了。“叔叔，救我爷爷！”“同志，救我公公！”“救我母亲！”眼前是无数双期待的眼睛，背后是波涛滾滾的洪水。怎么办呢？他立刻按照求救者指出的方向，向洪水猛扑过去。

住宅区里，洪水在錯綜的牆壁間冲撞着、拥挤着。陈春贵在齐胸的深水里搏斗着。当他接近那間住宅，他

的心縮紧了。這是一座地基很低的房子，洪水吞沒了一大半房身，緊閉着的門窗，在巨浪的沖擊中發出不祥的吱吱响動。陳春貴用全身力量撞開窗戶，背后的洪水搶先而入，同時把他壓倒在地上。

“趙大爺！趙大爺！”他艱難地喘了一口氣，爬起來叫道。一雙手臂搭上他的肩膀。

他背起老人，用平生力氣沖開從窗戶涌進來的洪水，跳出窗外。陳春貴一次、兩次、三次，一股勁救出四名老人。然而搶奪生命的最激烈的戰鬥才剛剛開始。

“救人哪！”越過滾滾的波濤，從住宅區的深處傳來幾個婦女同時呼救的聲音，里边夾雜着無數孩子的號哭。陳春貴打個寒顫：“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在這個住宅區的中心住着郭家。轉移的時候，主婦信任自己房子的高台階，同四個孩子一起留下來。鄰近有些孩子較多的婦女，也把一時帶不了的孩子寄在這裡，房子里留下了三個母親和十二個孩子。“我的孩子啊！”高地上幾個婦女哇地一下哭出聲來，一面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一面向洪水撲去。“不要動，我去！”陳春貴伸開胳膊，攔住了她們。“不行，誰也去不得！”一個老人急忙攔住陳春貴說：“那里也有我的孫女，可是你看，水多大啦！”

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可是水，還不斷上漲。呼救的聲音隱隱可聞。陳春貴憤怒地凝視着逞強的洪水，一種強烈的奇死決戰的意志涌上心頭，他重新沖開了洪

水的障脚，扑向郭家。洪水打着漩涡冲进室内，郭家住宅在危难中。三个妇女站在炕上，水漫腰间。

她们互相牵挽着手臂，把一部分孩子架出水面；另一部分较大一些的孩子坐在炕柜上，脚垂在水里。炕，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陈春贵出现在窗前。孩子们争夺着爬上他的肩头，但又都被妇女们拉了下去，把另外两个孩子递给他。“怎么！”陈春贵脱口吐出了疑惑的心情。

“同志，请不要误会，”一个妇女坦然地说：“方才拉下来的是我自己的孩子。”

陈春贵心里热乎乎的。孩子们争夺肩头时那种逃生的渴望和母亲们高尚的行为使他整个身心震撼了。“陈春贵呀，陈春贵，”他忽然暗叫起自己的名字，“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些什么样的人民哪？！”他向眼前的一片汪洋投过轻蔑的一瞥，他心想“洪——水！二百年来的洪水！可是我们有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制度和人民，……”他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扛起两个孩子向高地坚定地走去。

高地上增加了两个孩子，又两个孩子……。洪水继续上涨。陈春贵越战越猛。他巧妙地同洪水展开了“巷战”，利用残垣断壁，灵活地躲避着洪水的锋芒。他已经是第六次返回郭宅了：被洪水冲破的墙角塌落了半边。水吞没了妇女们的胸部，她们两手抬得高高的，把孩子举到头上。手已经无力地发抖了。陈春贵接过来第十

一个孩子，他又伸手去接最后一个，但却被妇女们推开了。

“啊？你不信任我！”

“不，这孩子太小，举着他涉水会耽误你，你比他更重要。”陈春贵沉默了片刻。在这样的黑夜里，他们谁也看不清对方眼里闪着晶莹的泪水。“大嫂，我坚决完成任务！”陈春贵像请求任务的战士那样挺立在她面前。她们无可奈何地递过了孩子。

这时，马路上的急流冲开了几堵临街的屋墙，向住宅区卷过来，拦住了陈春贵的归路。他擰了一下眉头，高高地举起婴儿，向决堤处的上游绕去。为了挑选稳水，他必须冒着更大的危险穿越一座座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过道。忽然，天空闪过一道白光，照得通天雪亮——横河上空的高压线着火了。霎时，白光消逝了，远近的灯光也一起消逝了，天地一片漆黑。陈春贵想到头顶上的婴儿，不敢在生疏的水路里冒昧前进。“二宝！”他每次背起孩子出发时，都要问清孩子的名字，以便路上联系。现在他叫着背上的男孩：“你睁眼看看，咱们在什么地方？！”

“这是老张家后院，一个炉灰坑。”“炉灰坑！”他脑袋嗡地一声。“很深吗？”

“没我的肩膀。”

陈春贵想退回来另寻出路。背后“嘩啦”一声响，刚刚走过的房间塌下去了。

现在只能前进。他让“二宝”骑上他的肩头，憋住一



口气，双手把才出世四个月的婴儿竖举起来，一狠心，走进了复顶的深水里。

渡过险境，他怀着一颗紧张的心，急忙检查婴儿，婴儿的下身浸水了，但仍安然地在酣睡着。这时，陈春贵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啊？赵书记！”他心里一亮，举起孩子向这唤声走去。“好家伙，可把你找到了！”赵书记和李区长同时喊出，带着无限惊喜。他把孩子分别塞给书记和区长，转身又往回走，急着去救水里的三名妇女。

“不要去了，你看！”书记拦住他，指着黎明中木排上闪动着的人影。

大卜街的居民全部脱险了。太阳从云雾中露出茫茫

的轮廓，照着这座向洪水宣战的英雄城市，照着陈春贵那疲乏的，但是幸福的笑脸。

插图 徐启雄

# 亲 人

吳 天 如

## 五百西西鮮血

一九五六年八月間，尙惠华因为早产失調，已病倒十多天了。她的丈夫李滿修，这些天一直在家服侍她。有一天，尙惠华突然流血了，臉色变得蒼白可怕，四肢冰冷，漸漸地就昏迷不省人事了。四个孩子圍在床边，哭喊着媽媽，李滿修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左邻右舍知道了，都紛紛赶来探望，一看这情况就說：“老李，急沒用，还是送到医院去看看，也許还能搶救呢！”这一句話，把他提醒了，于是李滿修在邻居們的帮助下，立即把尙惠华抬送到六安专署医院。

在妇产科一間小病室里，聚滿了十几个医生和护士，他們聚精会神地替尙惠华会診，經過认真的診斷，医生們一致认为只有一个办法：立即輸血搶救，然后才能治疗。可是医院儲存的一些血浆已用完了。医生們一面繼續研究着，一面派护士到街办事处，設法找人輸血。

街道主任和民警戴敬賢正在办事处开治保委员会，

这时护士气喘喘地闖了进来，开会的人，看她慌慌張張地跑来，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关心地望着她。护士一見街道主任，辟头就說：“主任，尙惠华病倒了，情况很严重，需要輸血，越快越好……”人們一听说病人需要輸血，一个个地都站了起来，誰都想为病人出点力。这时民警戴敬賢搶先一步，向主任要求道：“我去，我的血是O型的，可以輸給她。”說着就向外走。主任赶紧拦阻，說：“老戴，你的身体不行，不能去。”老戴轉过臉来，故意用拳头在自己胸前打打，說：“我这年輕小伙子，輸点血还不要紧，走！”他和护士打了个招呼，边說着边走出了門。护士看了看他，随即跟了上去。

檢驗血液后，戴敬賢躺在病床上，医生开始給他抽血。鮮血一滴一滴地从戴敬賢身上抽出来，玻璃瓶里的血液一格一格地升高，漸漸地，老戴的心越跳越急促了，眼前好像不断閃着火花。他把眼睛閉了起来，自己暗自想道：怎么的，抽一点血就真吃不消了嗎？不，一定要撑住，我的血不仅能搶救尙惠华的性命，而且为了四个孩子不失去母亲，这是多么重要啊！这样一想，他立即又覺得平靜了許多。不一会，玻璃瓶里的血液已升到二百西西，戴敬賢的臉色漸漸有些蒼白，手臂有些微微的顫抖，从汗毛孔里渗出一些冷汗。医生拔出了針头，向戴敬賢說：“感觉到难受吧，不能再抽了，你休息一下吧。”

“还好，没有什么。血够不够？”戴敬賢慢慢坐了起来。

“血还缺一些，可你的身体有些虚弱，不能再抽了。我们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戴敬賢激动地向医生說：“不必再考虑什么！我的身体很好，你看还需要多少，就再抽多少。”他又重新躺下了。

医生看了戴敬賢，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终于把针头又插进了戴敬賢的血管。戴敬賢闭上眼睛，尽量控制住自己的难受，不让医生看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医生高兴地說：“够了够了，五百西西了。”这时戴敬賢才慢慢地坐起来，好像心上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是多么的快慰，多么兴奋啊！可是当他刚站起来的时候，只觉得四肢发软、眼前发黑，于是他只得又坐了下来，喝完了护士递給他的两碗盐开水，略微休息了一会，就坚持着朝外走。当他快走到門口时，医生又叫他回来，戴敬賢以为血还不够，就走了回来。但这次医生却交給他一張条子，說：“請你到會計室去領补养費。”戴敬賢一听說要給他錢，像受到侮辱似地可真有点火，大声地說：“你不知道我是人民警察嗎？我的血是用来救人的，不是卖錢的！”戴敬賢停頓了一下，語气又和緩了下来，拉住医生的手，把条子还給了他，說：“这些錢留給病人自己补养吧！”說后，轉身就走了。医生站在門口，看着越走越远的戴敬賢的背影，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光輝！正在这时，一位护士来向他报告說：“輸血以后，病人已經摆脱了危險，苏醒过来了。”医生听了又兴奋又激动，又像

自言自語，又像對護士說：“這就是我們共同的親人，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真正為人民的警察！”

那一天，戴敬賢回所後，沒有向一個人提起輸血的事。別的同志看到他的胳膊上貼了一塊膠布，問他是怎麼搞的，他還瞞住同志們，說是被馬蜂螫的。當天夜晚，仍然堅持着與同志們一道工作到深夜三點多鐘。可是，戴敬賢同志這種舍己救人的光榮事跡，像春風一樣，很快在全鎮群眾中傳揚開了。人們繼續不斷地到派出所來慰問他，自動在黑板報上寫稿表揚他，李滿修和尙惠華更是到處說：“老戴救了我一家人！”

### 比兒子還親

西大街住着一位無兒無女，孤身一人的楊老头。他叫楊占祥，如今六十多歲。卅多年前，楊占祥在兵荒馬亂中，從遙遠的北方，逃荒到六安城。憑着他一身氣力，給東家幫幫忙，西家打打柴，後來就專替煙店創黃煙，一混就是廿九年。貧困的、孤獨的生活，使楊占祥養成了一種古怪的脾氣，不喜歡講話，不願交朋友，自己有什麼痛苦和困難，總是悶在心裡，最多是搞幾兩“白干”，以酒澆愁。他把人世間看得那樣淡薄，“在這樣年頭，反正是混吧，混吧，混一天算一天。”這就是楊占祥的人生觀。解放以後，楊占祥參加了街道組織的搬運隊，生活漸漸安定了，在他的臉上，也不時露出一絲笑容。可是，

他那一股硬性子，还是改不过来，有时喝上几口酒，同人說話还是硬头硬脑的。

去年大办鋼鐵以后，男女老幼忙得热火朝天。楊老头也是白天黑夜的，干得滿起勁。正在这时，楊老头的腿上长了疮，經常从疮眼处往外流膿。开始时，楊老头并沒有在意。可是过了几天，漸漸地膿越流越多，疼得很厉害。楊老头只好請了假，在家里歇着，天天拄着拐棍，到門診所去治疗。廿多天过去了，楊老头腿上的疮还不好，并且漸漸有些麻木，行走也困难了。积蓄的几个錢也用完了。腿好不了，殘廢了可怎么得了？楊老头的心一天天沉重起来，也更加不願意和人說話了。

一天，戴敬賢从这里过，看到楊老头愁眉苦臉的，抱着根拐杖在門口晒太阳。戴敬賢想起这些天沒看到楊老头上班，于是就走了过来，問道：“老爷爷，你身体不舒服嗎？”戴敬賢为人民解危救难的許多事迹，楊老头是知道的，他也想找找他，可剛要說，又把要說的話咽了下去，只是說：“沒啥，就是腿上有些毛病，生了疮，不能干活。”戴敬賢忙問：“痛得怎样？給我看看。”說着，就蹲了下去，帮他卷起褲脚。戴敬賢看到楊老头的腿腫到脚背，并且有些烏黑，疮口有小酒杯那么大，心想这老头的性子真硬，腿腫得这么厉害，还說“沒啥”。就見怪地說：“老爷爷，这病可不輕，得好好治呀！你病了这么多天沒上班，生活有什么困难，也可以跟我說說，大家也好想办法解决呀。”楊老头看到戴敬賢并不嫌他髒，又这样

关心他，忍不住就有些眼泪汪汪的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孩子，不瞒你说，我现在钱是用完了，本想向政府谈谈，但大家都忙着钢铁生产，我啥事不能干，还要增加政府麻烦，又怎好意思开口呢！我只怨自己没儿没女……”戴敬贤安慰他说：“老爷爷，你不要着急，政府会帮你想办法的。”接着又笑着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老人家还是那么硬性子啊！以后你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看待，有什么事就同我讲，我一定帮你解决。”

戴敬贤回去后，就把杨老头的困难向党支部书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俊同志反映了，经过王俊同志批准，向镇里申请，得到了救济。他又去门诊所，具体地谈了杨老头的情况。门诊所决定派医生到杨老头家去看病，免得他艰难地走来走去，医药费，只收药费，免收出诊费、治疗费。戴敬贤又到街道食堂，动员了炊事员每餐给杨老头送饭。

第二天，戴敬贤和西大街清官旗居民委员会主任尹玉如一道，把政府、门诊所和食堂给予的帮助和照顾告诉了他，把钱交给了他。杨老头激动地说：“政府对我太好了，大伙对我太好了。”他紧紧拉着戴敬贤说：“孩子，你真好。天下竟有这样的好警察！”

这以后，戴敬贤每天总要抽出时间，到杨老头家看望。有一次，在换药的时候，他看到杨老头咬紧牙关，皱着眉毛，显得十分疼痛。换过药以后，戴敬贤在一旁悄悄地问医生：“这样下去，老头的身体吃不消呀！能不